

李勤 著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 语言手段及其言语功能

КАТЕГОРИЯ НЕ – /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ЯЗЫКОВЫЕ СРЕДСТВА И ИХ ФУНКЦИИ В РЕЧ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
语言手段及其言语功能

КАТЕГОРИ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ЯЗЫКОВЫЕ СРЕДСТВА
И ИХ ФУНКЦИИ В РЕЧИ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
语言手段及其言语功能
李 勤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5.75印张 128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1046-252-0

H·478 定价: 8.8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订)厂调换。

作者的话

长期以来,不确定/确定范畴一直是俄语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由于该范畴在俄语中不具备完整的词法形态体系,因此在以形式描写为主体的传统语法中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但是,随着最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向功能、语义、语用、篇章等方向的发展,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

本项研究在较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功能语法学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以语义—语用分析为研究主线,把研究视野从独立的语句扩大到话语篇章,对俄语这样一种无冠词语言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语法属性和结构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探索,对该范畴的语义构成和特点作了较为新颖的诠释,对该范畴所拥有的语言表达手段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和较为系统的分类与归纳,尤其是在对表达手段的使用和语义变化、不确定/确定语义在交际中实现的机制、表达手段在话语篇章中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中有一些富有新意的实质性进展。

本项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意义表现为它的低点目标是解决功能语法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并使功能语法体系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它的高点目标是以本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话语语言学向语义—内容方面进一步发展。在保证理论研究的深度的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成果的实际运用价值。因此,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理论参考书,而且其中许多观点、语言实例及其分析可以直接运用于我国的俄语教学中去。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语言手段及其言语功能》获得“七五”后期国家教委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专项资助。研究终结后,书稿经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研究生部组织有关专家评审通过。上海外国语大学仇波教授、北京大学吴贻翼教授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赵云中教授对书稿进行了十分认真仔细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弥足珍贵的意见,对此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顾柏林教授在参考资料方面的帮助,作者于此一并表示谢意。

坦率地说,由于作者理论水平、研究视野及掌握材料有限,本项研究还是很粗糙的,难免有挂一漏万、浅尝辄止、甚至以偏概全的地方,而且作者也深知,许多问题并非本书所能一锤定音的,故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若干基本问题	1
第一节	引言(或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表达手段	4
第三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性质和结构	6
第四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语义分析	9
第五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及相关范畴	18
第六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与功能语法	22
第七节	研究方法	24
第二章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词汇手段	27
第一节	词汇手段综述	27
第二节	代词的功能和意义	30
第三节	对不定代词的总体认识	35
第四节	不确定语义的程度性差别	43
第五节	不确定语义的离散性差别	70
第六节	指示代词	78
第七节	ОДИН 的类冠词用法	92
第三章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语法手段	99
第一节	格形式	99
第二节	数形式	104
第三节	句子模式	109

第四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与限定复合句	117
第五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与篇章组织	131
第六节	照应中的不确定语义及其消除	153
结论	165
参考书目	171

第一章 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节 引言(或问题的提出)

在俄语语言研究中,不确定/确定(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语义历来是一个研究难点,语言学家们对它避而远之,又使它几乎成了“盲点”。随着语言学在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不确定/确定语义才在最近十几年作为一个范畴受到俄语学界的重视并进入了俄语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从历史上看,俄语的形式描写语法遵循从形式到意义的原则,一直把不确定/确定语义排除于语法范畴之外,认为不确定/确定语义没有专门的、能自成体系的词法形态表达手段,不具备构成语法范畴的必要成素。关于语法范畴,俄语形式描写语法已经达成了明确、统一的界定。尽管在俄语语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语言学家们对语法范畴的理解有过各种分歧,对形式和意义在语法范畴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形式为主,还是以意义为主,或两者兼而顾之)产生过争论[1, 8; 2, 216; 3, 215],但是大家最后还是趋同于这样的理解:语法范畴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是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有机结合[4, 119]。在当代俄语学界,对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最明确表述的当推 А. В. Бондарко。他认为,在对语法范畴进行分析时不能把形式和意义割裂开来,语法范畴是“具同等意义的形式

系列互相对立的体系”[5, 10-11]。当然,这些形式系列都是有严格的层次限制的:在词法范畴中只能是词法形式的对立,在句法范畴中只能是句法形式的对立。这个观点已被收入了当今具较高学术权威的苏联科学院 80 年《俄语语法》[6, 455]。基于语法范畴的这个定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确定/确定语义在有冠词语言的语法中可以作为语法范畴出现(例如,在英、法、德等语言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在形式和意义上都能形成对立),而在俄语中则无法列入语法范畴。原因很简单:俄语作为一种无冠词语言,缺少专门的、能够在同一个层次上形成对立的表达不确定/确定语义的形式。

但是,缺少专门的表达形式并不意味着不确定/确定语义就不存在于无冠词语言中。早在六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有冠词语言中的不确定/确定语法范畴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不具备形式上有表达的冠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语言根本不能表达不确定/确定语义。在这些语言中,不确定/确定语义虽然不能用冠词的形式来表达,但可以借助其它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表达[7, 26]。确实,从理论上来讲,语言作为人类认识的重要手段和思维的主要工具,是不可能不反映不确定/确定这个语义的。不确定/确定语义是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伴随着人们对事物的具象和抽象能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从语言的历时角度来看,表达确定语义的手段要比表达不确定语义的手段出现得早,这也反映了人类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规律[8, 349]。事实上,虽然历来的俄语语法书都不曾收入过不确定/确定这样一个范畴,但它们对不确定/确定语义及其表达手段或多或少都有描写,如对不定代词、不定人称句等的描写就是例证。这也说明,就是对俄语形式描写语法而言,不确定/确

定义义并未完全游离于它的研究范围之外,对词类和句型的划分是起着一定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俄语形式描写语法对这种或那种带有不确定/确定语义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未对不确定/确定语义作过深入的剖析和探索,对这个语义的内涵往往是避而不谈,有时甚至连定义都没有,这不免使有关的语言现象描写产生“空中楼阁”之嫌。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俄语本身的特点和形式描写语法在指导思想以及方法论上的局限,在一段时间内制约了人们对俄语不确定/确定语义的研究,使这方面的研究从属于以形式为主导的指导方法,囿于个别典型语言现象的分析和归纳,得不到明显的发展和根本的突破。

随着语言学在最近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变革,随着功能语法学、功能语义学、语用学以及话语语言学的异军突起,不确定/确定语义开始进入了俄语语言学家们的视野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七十年代末,不确定/确定语义作为一个功能语法范畴被正式提了出来。站在该方向研究前沿的是苏联语言学家 И. И. Резвин。他和他的同事们所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对不确定/确定范畴在俄语语言学中新的定位和深入研究具有积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9; 10]。随后不久,不确定/确定范畴的一个方面——不确定语义——开始出现在俄语功能语法书中[11, 35-53]。在我国,从功能语法学角度对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也开始起步了。这体现在北京大学吴贻翼教授编写的我国第一本俄语功能语法的教材中[12, 26-36]。虽然在功能语法的诸多研究和教材中不确定/确定范畴尚未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被加以研究,但其中的不确定语义作为一个重要的语义类别被放在了同其它

功能语义范畴相平等的地位上,这就表明了对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纵观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发展过程以及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对该范畴的认识还只是处于零散见解的状态,尚未达到相对完整的境界,许多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方面的和具体表达手段方面的,都有待于从新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第二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表达手段

由于俄语中不存在明显的、处于同一层次并且在语义和形式上都能形成对立的表达手段,因此对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表达手段的宏观和概括的认识就成了该范畴研究中极为重要、且不可回避的第一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起不确定/确定范畴的性质、结构、意义等方面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明确研究对象、弄清研究对象的物质特点的前提下,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的放矢,有所发现,有所进步。

人们对无冠词语言中不确定/确定语义的表达手段的认识最初仅仅局限于指示词、格形式等为数有限的几种手段上[7,14]。随着对不确定/确定语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语言学家们发现,在俄语中表达不确定/确定语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多样性突出地表现为这些手段在不同层次上的分布。根据已往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这些表达手段概括地分为以下几大类:

1. 语音表达手段:主要有句重音等手段。
2. 词汇表达手段:有指示代词、不定代词以及其它一些不同词性的个别词语。

3. 语法表达手段:参与表达的有一定的格形式、数形式、句型、词序等。

关于词汇和语法表达手段后面都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这里就不举例说明了。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语音表达手段。由于实际语言材料的限制,语音表达手段不拟列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语音表达手段及其研究略加介绍,以便使读者对它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藉此对不同层次的表达手段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现代语言学认为,句重音也是不确定/确定语义的重要表达手段之一。句子中含不确定语义的成分可以通过强重音来突出,而带确定语义的成分可以借助弱重音来表示[13;14]。在俄语学界,比较早注意到不确定/确定语义的语音表达手段的是著名语言学家 Н. С. Поспелов。他曾剖析了 *Поезд пришел* 这个句子通过句重音和词序的四种变化所表达的不同意义:*Поезд пришел*——关于到达的报导;*Поезд пришел*——不是所等待的那类事物;*Пришел поезд*——不是所等待的那列火车;*Пришел поезд*——所等待的那列火车。他认为,在第二、三种变体中句重音及词序的变化表达了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重音落在名词上时就产生了名词的不确定性。有重音的名词倒装时其意义变得更加不确定。”[15,189]同样,在对不确定/确定语义的语音表达手段方面,В. Г. Гак 对法语[16],И. И. Резвин 对保加利亚语和俄语[9,199;17,53],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对法语和俄语[18,119-163]都曾有过一定的研究,这里恕不一一赘述。

以上所概括的三种表达手段说明了俄语不确定/确定语义的表达体系的跨层次性和多样性,同时,用 И. И. Резвин

的话来说,这个表达体系还具有不完备性[9, 238]。我们认为,这个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大部分表达手段并非不确定/确定范畴所特有的,它们在表示不确定/确定语义的同时,还具有其它的表意功能,而这些表意功能是这些表达手段最直接的功能;2)与一般的语法范畴不同,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表达体系不是由若干个可数的形式所构成的,而是由众多的、分属不同层次的、且形式上并不对立的手段所组成的。目前对这些手段的具体数量也不能说已经有了完全、彻底的认识和研究,也很难开出一份完整的清单,无怪乎有些语言学家担心研究对象的范围过度扩大会导致整个研究失去意义,并认为这是不确定/确定语义研究中应加以预防的危险之一[10, 10]。

当然,对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的多层次表达体系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H. C. Поспелов 比较早地意识到了词法中的不确定语义在句法中可以衍生出变体形式[15, 189],但是他所说的变体形式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在功能语法学理论的推动下,经过许多语言家的研究和论证,才形成了现在这种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三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性质和结构

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所拥有的多样化、多层次的表达手段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语法范畴,而是一个场的结构。

所谓场的概念是功能语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的概念范畴。“概念范畴”这一术语是由丹麦语言学家 O. Jespersen 于 1924 年首创的。他的著名著作《语

法的哲学》对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奠基作用[19]。在苏联语言学界,对这个理论在俄语研究中的确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 И. И. Мещанинов [20], 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 [21] 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著名语言学家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关于情态性作为一个语义范畴在各种语言中拥有一整套词汇—语法混合表达手段的理论与概念范畴十分相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2]。所谓概念范畴系指这样一些具有共同意义的意义成分:它们不是由个别的词及其形式体系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手段来表达的。由于概念范畴属于思维内容层次,具有泛语言性,于是在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脱胎出了属于语言内容层次的、与具体语言相关的变体——功能语义场(或称功能语义范畴,这是一个平行术语,只不过更突出了范畴这一特点)。功能语义场的研究始于60—7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对该理论的成形和发展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深刻的论述[23;24]。对俄语功能语义场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 А. В. Бондарко。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论著对俄语功能语义场的理论和对各种具体的功能语义场的分析进行了十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25;5;26;27;28],为俄语功能语义学说的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讲,功能语义场是某一具体语言中不同层次的(词法的,句法的,构词的,词汇的以及复合的等)表达手段的体系,这些不同的手段在共同的、以一定的语义范畴为依托的功能基础上相互作用。语言学家们在俄语中划分出了一系列功能语义场,诸如体、时、态、情态、处所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这些功能语义场的综合就是功能语法的体系。这也就是说,一部相当完善的功能语法体系必须建立在对各个具体的功能语义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正是这样一个功能语义场或功能语义范畴。但是,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又有它的特殊之处,与有冠词语言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是有所不同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不同并不是说有冠词语言中没有不确定/确定功能语义场。在这些语言中也可以建立不确定/确定功能语义场,因为在这些语言中除了冠词以外,当然也还有其它的语言手段用来表示不确定/确定语义。那么,俄语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同有冠词语言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差别呢?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是一个功能语义范畴,固然在本质上不同于有冠词语言中作为一般语法范畴(主要是词法范畴)的不确定/确定范畴,这从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另一方面,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在结构上不同于有冠词语言中作为功能语义场的不确定/确定范畴,换言之,同为功能语义场,它们在结构上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功能语义场在结构(即表达手段的相互关系)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场是由中心和边缘组成的。一般来说,场的中心是表达某语义范畴最专门化的语言手段。但是,受语言本身纷繁复杂的关系的影响,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在功能语义场的结构上,使场的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异。根据语言的实际情况,А. В. Бондарко把功能语义场从结构上分为两类:1)单中心场,或称强中心化场;2)多中心场,或称弱中心化场[29, 28]。第一种结构类型,即单中心场,建立在语法范畴的基础上,即某语法范畴是相应的功能语义场的中心。这种结构的功能语义场在俄语中比较普遍,例如体、时、态、人称等等。以俄语的时这个功能语义场为例,其中心是语法上的动词时间范畴,围绕着这个中心又存在着一系列词汇

的、句法的表达手段,作为边缘与中心相对应。同样,有冠词语言中的不确定/确定功能语义场也具有这种结构特征:以句法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即冠词)为中心,辅以其它诸如语音、词汇、语法手段为边缘。相对而言,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则属于第二种结构类型——多中心场。多中心场的结构特征在于拥有一套不构成同质形式体系的语言手段。反过来说,多中心场是无法以一个语法范畴为中心的,因为这个语法范畴从形式描写语法的角度来看是不存在的。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个范畴所拥有的形式表达手段中很难说哪个手段是专门化的,是场的中心,哪些手段是场的边缘。从表意功能上来看,这些手段的价值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又以其结构上的多中心特点有别于有冠词语言中同为功能语义范畴的不确定/确定范畴。可以说,也正是由于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的多中心结构特点及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以前未被人们很好的认识,从而使对该范畴的研究、尤其是对其语义的分析长期以来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滞后于功能语法的整体研究进程。

第四节 不确定/确定范畴的语义分析

虽然从表达手段的相互关系来看,功能语义场的结构可以有多个中心或单中心之分,但是从内容方面来看,每个功能语义场只能以一个语义范畴作为自己的基础。这个语义范畴作为功能语义场语义上的常体通过自身和其它语义变体把各种不同质的语言手段联合在一起并制约着它们的相互作用。这里,为了便于表述,我们认为有必要借用 A. В. Бондарко 在论述语法范畴时所用的一个术语:范畴意义[29, 141]。当然,这

已不是原来意义上语法范畴的范畴意义,而是功能语义范畴的范畴意义,即作为功能语义范畴之基础的语义范畴或语义常体。所谓范畴意义是对某功能语义范畴的整体来说最典型的意义,无论语言表达手段多么纷繁复杂并可能因此引起语义上的细微变化,范畴意义的表现是必然的和顽强的。一般来说,范畴意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的、相互之间又往往是对立的语义成分(或义素)构成并以此成为该范畴的共同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中至今人们对其范畴意义尚未形成明确的、统一的看法。更令人费解的是,许多语言学家在论及不确定/确定范畴时甚至都很少涉及它的范畴意义,仿佛这个范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的。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俄语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特殊性——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结构上的多中心——决定了该范畴研究中的多方向性。根据我们的观察,对不确定/确定范畴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点:在俄语的不确定/确定范畴中,不确定性和确定性这两个语义成分(或义素)在表达手段的分配上是不平等的。在这一点上语言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确定性是无标记的,而不确定性是有标记的[10, 8-9]。所谓无标记和有标记可以解释为没有和有区别特征,没有和有有一定的表达手段[30, 208]。显然,从俄语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俄语中的确定性是无标记的未免有些绝对,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表达手段的,如指示代词、词序等等。当然,这些表达手段在数量上是远远不如不确定性的表达手段的。恰当的说法应是少标记或多标记。确实,俄语中许多可